珙注諸佛出世以至天下老和尚出世皆是建
大法幢立宗旨也明明佛勅曹溪是者祖師
從西土至此土傳至六祖其所建立已成法幢
矣非獨諸佛宜加痛愛覆利而弘大事乃從我
佛釋迦如來親傳心印至於曹溪故云明明佛
勅曹溪是也所言法幢者幢以建立爲義也故
知建立法幢實非小緣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
緣皆爲此也無量菩薩等果行因亦爲此也諸
二乘人自威音隨行外現是聲聞亦爲此也以
至前引帝釋後隨亦爲此也諸經皆以一

事實　二

法爲主象法爲佛延祠建立也故下文明西竺
此土建立法幢之義也
傍探
祖庭古猶稱揚也
挫肩半帔帽
多穀子曰帔帽先服以羊皮爲之秦漢靴以古
帔女人亦服之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翠謂之草
帽隋帝幸江都御紫霞殿欲見女人姿容令去
網子云去新金鞭陽集獼猴帶帔帽不是作詩
人檀了古鞴夫人之鬚爲予也自敗於臺鉆始

南明泉和尚頌證道歌事實卷第三
吾早曾經多刧修不是等閑相誑惑
珙注永嘉自云我今於法實周得其自在莫非
宿有般若種性豈是等閑之事寄識論之曰佛
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今永嘉統往曹溪
便悟般若便能說法利人耶假饒有人致難問
我我即報言吾非今生一世所修乃至非三四
五刧修習般若故云多刧修也既是多刧修習
非是等閑以言欺誑惑亂法等故云非是等閑

事實三　一

相誑惑也
恆沙
首楞嚴經云如蒸沙石欲成嘉饌縱經塵劫但
名熱沙不名爲飯
虎皮羊質
揚子云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
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
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
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
建法幢立宗旨

那傳二十四祖師子子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多傳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多傳二十七祖般若
多羅羅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故云二十八代
西天記也

糞掃爲衣

付法藏傳云迦葉以畢吠牛齊糞掃爲衣小欲
知足常居萬人之下

洩天機

乹達婆王奏樂供養如來是時迦葉在座聞樂
起舞

入與土至爲初祖

珙注梵語菩提達磨此云覺法西竺爲二十八
祖與土爲初祖本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太子
也過二十七祖祖智呉器遂發明心要乃記之
曰汝可遊化此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
往震旦大興佛事汝至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
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
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憐
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師在本國以知見力
破彼六宗異見法師令其捨小歸大一有相宗

也注敢嘗鉛毒家家有梁路而祖予言纔而紒
髻類篇曰纚謂以纚布輸紒紒吉詣切束髮也

八臂那吒

毗沙門天王第三子也圓悟云林濟正法眼藏
遣出三頭六臂念惡那吒忿怒破金鐘擊把神通
遊戲

第一迦葉至西天記

珙注始自世尊靈山會上以青蓮目瞬視迦葉
微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是最初
傳法故云首傳燈也二十八代西天記首初祖

迦葉傳二祖阿難阿難傳三祖商那和修修傳
四祖優波毱多多傳五祖提多迦迦傳六祖彌
遮迦迦傳七祖婆須蜜蜜傳八祖佛陀難提提
傳九祖伏馱蜜多多傳十祖脇尊者傳十一祖富
那夜奢奢傳十二祖馬鳴鳴傳十三祖迦毗摩
羅羅傳十四祖龍樹樹傳十五祖迦那提婆婆
傳十六祖羅睺羅多多傳十七祖僧伽難提提
傳十八祖伽耶舍多多傳十九祖鳩摩羅多多
傳二十祖闍夜多多傳二十一祖婆修盤頭頭
傳二十二祖摩拏羅羅傳二十三祖鶴勒那那

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得宗六寂
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峥嵘徒衆甚盛
大師乃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
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一一詣
其宗言各自知無所歸然後返本悟入大師學
該三藏德專定業非不知也師自南天竺泛海
經涉三年時普通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
刺史蕭昂表聞武帝詔迎至金陵帝問朕即位
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
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
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
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
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迴江北十一
月二十五日屆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帝太和十
年寓止于嵩山少林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
測之即禪宗初祖也

五葉花

達磨傳法偈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六代傳衣至何窮歟
[illegible]大師既小字九年未卜[illegible]神光
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群書善談玄理
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
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
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
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
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
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
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
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
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
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
聞師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師知
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
臂吾前求亦可在遂易名慧可光曰諸佛法印
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
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
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既從此悟入即
為二祖也所云六代傳衣者二祖既得法於初

祖者以衣盂相傳初祖自西竺傳衣東土以表
其信至曹溪六祖其道已行更不傳衣唯傳法
也達磨傳可可傳璨璨傳信信傳忍忍傳能
乃曹溪六祖也其道盛行於世謂之六代傳衣
天下聞也自後得道者不可勝數故云成佛作
祖者並也昔天竺得道之道者如麻似栗故云後
人得道何窮數

提不起
家出道明禪師因趣盧行者至大庾嶺行者見
明至即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

任君將去即如來之如山不動
真不立妄不空空
現注真既不立妄亦本空良由真妄本無自性
因真立妄因妄立真古德云立真真不立偏妄妄難
成也有無俱遣者有無亦相待而立今既雙遣
不空亦空也故云有無俱遣不空空也此之
白大師欲顯其夫便指其有無之謂本
白駒
淮南子曰白駒日影也
二十空門元著自同

現注二十空同者如來於二十種有之見因
成二十空名故大般若經云所謂內空外空內外
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
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
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
空雖有二十空名其體即一法也今明法性之
理不同二十空之空故云先之不著也一性如來體
自同者向此外道六十二種異見即與此殊況
為異之見合故云體自同也
心是根法是塵

現注心是根者根以能生為義良由此心能生
一切善不善法故名根也法是塵者法雖能執
持萬物猶如妙鏡被塵垢所蒙即無用故法是
塵也此之二法皆有塵礙使人心光不能透
知實此之類也所以古云根塵者鏡明照心光
照本明之良由此也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
現注痕垢若盡心法俱忘自然心光遍照明見
佛性也古德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一妄在心
河沙生滅翳消花盡妄滅證真病差藥除冰消

火宅外
四行論云三界不安猶如火宅

四衢
華嚴論云廣大寶乘住四衢文殊引道普賢扶
肥壯白牛其多力一念逼遮無卷舒如是寶乘
不能今但要教者門前立不覺自身常在中道
上恒言義不及

三災
大三災者水火風小三災者乃刀兵飢饉疾疫
時是也

第四頁三　十

險詖
詩云無險詖私謁之心解曰不平曰險不忠曰
詖背公曰私求請曰謁

三聖遮詮至多羅害
珙注三聖遮遮邪見輕游旋正法宗極坐懸害
是以達磨西來輕蓋服毒聖師尚爾況人師
耶諸聖出世莫不興悲運悲接物利生魔強法
弱而於聖心不知恩德況今天下昇平日久國
皇大臣崇佛付屬弘護三寶諸方法席興盛出
家之士當起難遭之想恭尋知識決擇生死以
承在靈丹一顆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為聖
故云性即直也

無處未許
洞山云直饒道本來無一物亦未合得他衣鉢

末法至難調制
瑛注曉即顯詞也世尊出世轉大法輪利益有
情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大師
出世正當像法早晚衆如此即今則可知矣故
云末法衆生薄福難調制也故知末
世弘道不明大言各守門庭互相堅執盡為法

第四頁三　九　[illegible]

親設下文可見

三車
法華譬喩品云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
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為所焚我今
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
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
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
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
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
與汝

来出離苦四果即其五天然而其中有雖學佛法不知有於外別傳者有身居貴位志宿世所修而於佛法爲其障礙者有雖傳持佛法各以宗分不同互相攻擊者以爲得法門魔事盡非道人若六本分當人必不如是故注峯云諸宗門下皆有達人各各安所習通小局多以承寡爲天噺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存勝負而還矣遂法逐人我以高低致使是非分知莫之辯撕故云魔強法弱多惡害也

開說如來至今无碎

瑛注如來唯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世有魔王雖與佛同時而不信有圓頓法門聞佛所說惡皆毀謗根不滅除今无碎也世人有無大宗緣性者亦不信有悟入法門而於禪門身雖出家尚自不信故有之也古德云不可向霸目人前說空中無花不可向狂病人前說面前無鬼空廢語言應不信受直須自淨心安當自知矣

參辰

揚子曰吾未覩參辰之相比也注云參虎星辰龍星未嘗俱現

作在心殃至更无人

瑛注世人所造無量無邊之業皆妄心所作故云作在心也所感無量苦果地獄畜生餓鬼種種等報受種種等苦古德云刀戟斷鐵爲誰來音聽祇爲行心錯故云殃在身也皆是自作自受非他人所致故云不須冤訴更无人也世間之苦乃世一世地獄之苦無有窮盡劍樹刀山種種不可說若此方受盡世界壞時更移他方地獄受罪報身更生畜生驢馬等非別人唯自作自受也

金彈至飛雀

莊子云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者重而所求者輕云云

欲得不招至正法輪

瑛注謗法之罪非少過也毀經者罪皆落地獄亦非輕計地獄皆無間地獄即極重獄也時教人念途皆論勸幾謗法之報非一具如藏經所載謗大乘頭尾白癩等長由十方十方諸佛出世悉皆讚歎一乘妙法十方諸佛由此經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今却返謗其罪豈無故云

者妙一切法也空不定空處當體即空即假
假不定假假處當體即假即中中不定中中處
當體即空即假此之三法不縱不橫不並不別
一處常三三處常一所以云三諦三觀三非三
三一一三無所寄詳捐名別體同是故能所
二非二也悟入之士圓證三法所說法門皆中
道實相故云三處便能大哮吼也

若是野犴至虛開口

琪注野犴喻凡夫二乘也師子喻大乘菩薩也
菩薩之人深悟法性從初發心便成正覺所說

法門悉皆稱性也二乘凡夫諸權位人不能明
見佛性之者所說不明究竟實相之理猶如百
年妖怪虛開口無所益故也

狐假虎威

史記云楚宣王以昭奚恤爲相諸侯畏之王問
群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如何江乙對曰臣
聞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我天帝
令我長百獸子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若不信
我當先行子隨我後觀諸百獸見我能無走乎
虎以爲然隨狐而行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

莫謗如來正法輪也

旃檀林至師子住

琪注旃檀林喻一真妙境無雜樹者無小機權
位之雜也鬱密森沉者鬱密即繁茂之貌也森
沉即幽邃之貌也師子住者以喻法性之境唯
大乘菩薩所住人天小機即不能知故知無上
般若唯接上根上士中下之機卒難悟入故六
旃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沉師子住也

境靜林閒至皆遠去

琪注無爲大道唯大乘菩薩便踐諸小乘人與

諸權位行人不能措足師子喻大乘菩薩也走
獸飛禽喻人天二乘小機也是以法華五千退
席不任此事一真妙境唯上士所遊中下之流
卒難模擬故云境靜林閒獨自遊走獸飛禽皆
遠去也

師子兒至哮吼

琪注前言師子兒者喻菩薩初發心時即便成
等正覺也超過聲聞緣覺諸小乘故云衆隨
後也三歲即表見性之人圓修三法也智者六
空也者泯一切法也假也者立一切法也中也

已而先以為釋氏也

毗藍園樹

處胎經云世尊初出胎時於毗藍園無憂樹
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圓頓教至直須爭

珙注圓謂圓滿頓非漸次也教者効也聖人備
下之言詮理化物為我也圓頓之教不假漸次
超入佛境傳曰譬如大子具王儀之德迦陵超
衆鳥之音也勿人情若勿犒衆也一切衆生若

有疑情不决直須明了此非世間之學為生死
事大實非容易故下文明其因果也

南陽國老

忠國師因肅宗帝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
越踏毗盧頂上行帝云寡人不會師云莫認自
已清淨法身

不是山僧至斷常坑

珙注此是永嘉自謂也豈是山僧馳逞人我之
心切恐未來之際一切衆生於法門中發心修
行錯悞用心隨落斷常二見此之二見能陷人
故名之為坑如世坑塹也西天九十六種外道
不出此見故法華經云若有若無等依止此諸
見具足六十二即其義也

髻珠無類

法華經安樂品云文殊師利如轉輪王見諸兵
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以此難信之珠久在髻
中不妄與人而今與之如來亦復如是於三界
中為大法王以法教化一切衆生見賢聖軍與
五陰魔煩惱魔死魔共戰有大功勳滅三毒出
三界破魔網爾時如來亦大歡喜此法華經能

令衆生至一切智一切世間多怨難信先所未
說而今說之

非不非至千里

珙注非不非是不是者乃明是非之相分明不
可錯亂也非豈不非乃真非也是豈不是是
乃真是也雖則是非無主不可瞞肝佛性籠統
真如也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者毛中長者曰毫
釐者十釐為一毫若差之毫釐之間則失之千
里萬里故下文深明是非之相也

中心樹子

珙注經論之學嘗有過失乃我佛如來金口所
說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況得見
故知教不迷人人自迷教也古德云看經須具
看經眼眼若不明返爲名相所驗不窮心地一
向多聞所以云縱多學也成貪那箇西頭解自
甦於漏樁作他鄉客本分門風一不何攝辟若入
海算沙徒自困尒

前後三三

拈頌文殊問無著近離甚處著云南方文殊云
佛法如何住持著云末法比丘小奉戒律文殊

書寶三　十六

云多小衆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如何
住持文殊云凡聖同居龍蛇混雜著云多小衆
殊云前三三後三三

却被如來至有何益

珙注如來訶責多聞之士雖則多聞不能修證
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也既非己寶數
至終日雖知數量不得受用於己有何益也所以
云譬如說飯而自困於沉痾有若長年問
程而不動於跬步得魚忘筌者罕遇其士執指
爲月者實繁有徒即其義也

云沙云如人貴一片田地四至界畔總屬汝了
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

是則龍女至生陷墜

珙注龍女善星者明顯是非之相也昔日靈山
會上有一龍女獻佛寶珠世尊受之而爲說法
悟無生忍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花成等
正覺號花鮮如來也非則善星生陷墜者昔有
比丘名曰善星念得十八香象馱經生身陷墜
地獄謂不見佛性說法返成謗謗故則有所墮
從也

書寶三　十七

吾早年來至尋經論

珙注今欲明無相之功先明有相之理大師小時
歷諸講肆聽習天台智者教觀深於經論積學
精問也先德云五更已前精研律部次明論經
然後參尋知識決擇死生乃入道之叙也非宿
有乘種願力牢能全此從上諸聖莫不皆然逢
摩祖師學謗三藏在專定業非不知也後之
學者不能及此返爲謗說深不可也譬如答第
在後魚兎既得魚兎筌第可忘下文可見也

分別名相至徒自困

衣珠無價
法華經云譬如貧人往至親友家其家甚大
富具設諸餚饍以無價寶珠繫著內衣裏默與
而捨去時臥不覺知是人既已起遊行詣他國
求衣食自濟營甚艱難得小便為足更不願
好者不覺內衣裏有無價寶珠

從來蹭蹬至風塵客
頌注從來者從無始來也蹭蹬者行不進之貌
也塵行者未有地頭而塵行也從無始已來以
至今日經生死險道徒自困疲於涅槃路上未
曾踏著實故曰覺塵行也多年枉作風塵客者譬
如世人飄蓬南北千里萬里家鄉轉遠枉作風
塵之客也古德云門前無限路誰是到家人

去日衣衽
孟浩然詩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
密縫意恐遲遲歸

種性邪至圓頓制
頌注謂不歸依三寶之人西竺九十六種外道
依附邪師生諸邪見故云錯知解也不達如來
心地法門故知於無量劫受無量生死皆因邪
師說法也不過圓頓大乘菩薩所說故論云寧
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
名以經云往昔無量劫受苦流轉生死中不聞
佛名故不聞佛名者皆過邪師故也

葉公好畫
史記云葉公者葉縣封之地公名子高其性好
龍門闕宇悉畫龍像於是天龍聞而下來窺
頭於牖施尾於屋葉公見而棄走失其魂魄夫
葉公非好真龍好似龍也

二乘精進至無智慧

頌注二乘之人精進修行斷三界見思七返人
天所歷修行法門非不精進也飲寂滅酒卧涅
槃床不起大悲心修利他行接物利生是無道
心也外道聰明無智慧者西竺外道極有聰明
之士念得四圍陀典籍不明佛性故寒山云世
有多解人愚癡學用文不曉當來果唯知造惡
因見佛不解禮見僧倍生嗔五逆十惡盡三毒
以為隣死去入地獄未有出頭辰今古聽明之
士為世智所使不信般若亦有之也古德云李
白李斯文白絕二人不遇空王說幾多空負聰

明心[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不待[illegible][illegible]如此是二不知
楊朱
經云一切衆生本得曰何可以爲可以說
亦遐[illegible]之[illegible]解
到了大人無有曰是少見無知曰妙是本相上
生尋解者是人少見於空本相上妄爲實相如
法尋集爲錢以爲真實如來大師說一大藏教
大慈以大悲心亦無作妙有隨緣教化或說有
法或說空或說兩非或說圓或說不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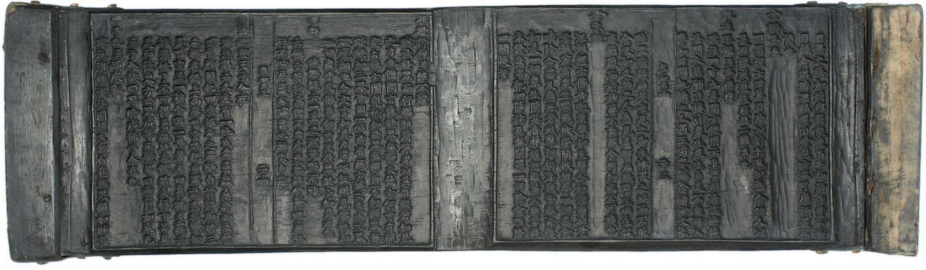
卓□上　二十一

種種名相隨類而各得解也諸小根器隨說自
生執著不見佛性相知見本指上生實解也下
文當與前出
沙土唐國滅
小兒論云孔子行時見童以沙作國城曰車避
城耶城避車耶孔子大奇而退車而行
執指爲月至虛捏怪
猶若遂指而月非獨迷月亦乃無指以認指
爲月故也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
了知所標畢竟非月是故學道之人亦復如是

若以教爲佛心非獨迷其佛性亦乃迷教以教
爲佛性故則是在施其功行也是知中下根性
若無大乘之經若之種性不能入佛知見其所謂
患者存於根境識十八界法故云根境法中虛
捏怪也
不見一法至觀自在
瑞巖此一句乃承嘉大師盡力提到門前抵之
標足今來之世有福德因者法華經至諸法從
本來常自寂滅相自喜之常留意究以至行
住坐臥語默動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不盡

卓□上　二十二

究竟無所得至於伊春之月忽一日見桐樹開花聞
鶯上聲悟得始悟入會首南因緣偈頌云諸法
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紅鶯啼柳上
以此觀今古百說話洞曉其旨來師印可凡
諸德聞無有不發所謂方得名爲觀自在也
業障至宿債
證了即罪福性空無有罪若人悟之歸正
十方世界佛須見罪福之相邪所以祖師
云五陰身相有口大不來空將頭臨白刃一似
斬春風□若悟本空也若不了悟執法不忘



亂時無畏自在也故云無畏說也深光者深累
之辭也藤慢者非聰慧也頑皮靼者即宇領狂
麁厚皮此喻小乘鈍根聞於大法不能悟發
其嘆傷之辭也
書執
出曜經云夫主敘畫好執盛滿真織牢蓋其曰
香花合薰吉其婦曰汝甚愛我可把香此執備
如我身其婦隨語把執亂弄意不捨離夫主見
婦愛者此執即便打破臭穢流溢蟲蛆現出須
臾語婦曰汝今故能把此執耶答我取死終不
能近此破執夫吉曰汝見此中耳涉視我身劇
於此執從頭至足今別思惟三十六物有何念
去釘撰
長盧云眼耳鼻抽釘腦後拔楔聖解都忘凡心猶
絕年年春至百花紅是有涼風冬有雪
祇知犯重至闡提訣
犯淫祇知犯前四種重罪障於無上涅槃妙心
不能了罪性空故也然則生死界中不能出離
者以皆因婬殺以爲根本沉淪無極若有大乘
種性雖過前犯發菩提心返本歸真即能入道

如事萬泰見衆須菩文告斗時言說得法蘭斷
風多諸合汝祭論且並無端現其身若有來生
剖見衣我剖鹵我寶貴執手則無命令發誓
從一切佛刹三時文如善財參見無默足王無
量福本執持來至各把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
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耶
至善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如我心者寧於
未來無間苦惱終不一念與二殺三殺而作苦
事況復人耶妹如若有種種所邊顧境取能送
本令其二業與諸小機得法持犯諸律容等法
乃不見罪福性空朋見佛性是不見如來開秘
藏也故下文特以表之相以明前事
有二
此並至增罪結
琪陀把婬殺若皆根本重罪也螢光者小乘捐
如螢光不能破暗也昔有二比丘山中結庵修
行堅持淨戒無有闕犯一日一比丘出一比丘在
庵中禪定忽坐睡因而睡著為一樵女倫犯淨
戒乃同心不悅至同庵僧歸具說上事其情悲
即捉樵女驚怕驀入深坑而死比丘轉加煩
惱一人無心犯婬一人無心犯殺與二比丘皆

金剛

無心犯也非往大德優波[illegible]
尊者以小乘結罪二比丘心疑未決轉[illegible]
感即往維摩居士處維摩因陳上事維摩詰為[illegible]
不再觀機談法此二比丘久修大乘何得將大
海內於牛跡波離小乘猶如螢火不能破暗故
云波離螢光濯罪結也

祖庭云黃金宅僧伽藍之摠稱也賢愚經云須
達長者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若能以黃
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言諾隨

其價太子言戲語爾須達言太子不應妄語
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餘小
地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
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
足當得補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
寶乃爾教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
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

維摩大士至消霜雪

琪注優波離尊者以小乘法識罪不可懺
也今維摩大士而以理說性空無相法門爲罪
性了不可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內外前
際不去後際不來中際不住三際推求了不可
得將二比丘忽然頓悟了罪性空心得決疑
住無生忍經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
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故云猶如赫日消霜雪也

給園

祖庭云此言勝林施云僧伽藍摩此言衆園寺
之通稱由祇陀太子園造佛精舍因以爲名

[illegible]

靈雲和尚見桃花悟道乃頌曰三十年來尋劍

客幾迴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
今更不疑

不思議至也無極

琪注不思議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只緣
議而辭喪心欲思而慮忘經云假使滿世間皆
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到此須有
悟心方明解脫一乘圓頓法門也縱然此深
妙用恒沙之數亦無盡也故云妙用恒沙也無
極也

[illegible]童子 [illegible]

男子何從佛不及佛忿所以者何心為所吉
是外事故香出善菊大有行者何佛佛者行
者扶得不步行大有得處不易得女鍾典篤

鉢中感

佛慧要佛持鉢到俗士家士出要飯善物佛士
不揀是事得士即將鉢盂登等須佛即代云捨
一得萬倍安樂壽命長

粉骨碎身

琪注粉骨者如常佛等薩於者城學般若時也
既得法已自恨無物供養世尊忽遇城中豪富

長者不安發人骨髓合藥即時獻出髓吉與長
者所得道全盡其所有買種種花香供養於佛
其至誠則可知矣碎身者如釋迦國中捨全身
求半偈也我尋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修菩
薩行無佛出世亦無經法時天帝釋現可怖相
而親試驗之為羅剎形而現於前即說半偈諸
行無常是生滅法菩薩聞偈心生歡喜即從坐
起顧視四方寂無所見唯見羅剎即問聖者從
何得是半偈誰半偈者乃是三世諸佛諸道之
法羅剎答言我不食來已經七日心發言爾時

維摩經云光嚴童子白佛言憶念我昔出毗耶
離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禮而問言居
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
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乃至善男
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
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中來住於佛法矣

四事供養王亦消得

琪注達法之人堪受人天廣大供養也出家之
士身雖出家心不染道於諸經論無言全關德
供古德云道德不修衣食斯費即其謂也所言

四事者一衣服二臥具三飲食四醫藥也此之
四事於諸教中皆須起慚愧之心披受用之令
前人豈止四事而已假使萬兩黃金亦可消得

鉢盂飯焉

智度論云舍利弗行般若波羅蜜智慧明利能
分別施以大悲心施物雖得福德多不隨心優
劣知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向狗問
舍利弗汝以飯施我我以飯施狗誰得福多舍
利弗言如我解佛義佛施狗得福多佛曰第一不
知施狗以是故知大福德心不在田也又舍利

珠法叫此心法如意門如意珠亦謂功用無
有窮盡也四祖謂牛頭融禪師云百千法門同
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
門一切行門悉皆具足神通妙用並在汝心一切
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
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
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欠少與
佛無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
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
横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皆

第三　二十二

是佛之妙用故云信受之者皆相應也
了了見空亦無佛
珠注真如界內無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無自
他之形相所無物無人無佛也故般若經云菩
現空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智清
淨何以故若空清淨若色清淨若一切智智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云了了見無
一物亦無人亦無佛也
超三佳有傾吳策
史記云范蠡兩賜人也事越王勾踐既吾身滅

菩薩復語聖者若為衆我足此偈者我當終身為
汝弟子羅刹答言飢逼實不能說菩薩復語聖
者所食何物我所食者唯食煖肉我所飲者唯
飲新血菩薩又語聖者若能爲我說是勝偈我
當捨全身供養聖者是時羅刹即說偈言生滅
滅已寂滅爲樂菩薩聞已即於道樹石壁書此
偈竟便上高樹投身而下下未至地羅刹復帝
釋形於空接住致於平地懺悔讚歎以是因緣
超十二劫在於彌勒前成無上道故云一句了然
超百億也

第三　二十一　〇

法中王王同共證
珠注王中法王位過百王之上故云法中王也
高超三界獨步大方故云最高勝也乃至過去
未來現在無量諸佛盡證此也天下老宿盡證
此也無量法聚一切義門不出於此經云唯佛
與佛乃能知之唯佛者唯釋迦化主也與佛者
與十方諸佛也故云非唯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乃至十方諸佛同證此法故云十方如來同共
證也
我今解此王皆相應

土知覺乃衆生盡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故云
大千沙界海中漚也一切聖賢如電拂者猶如
電光石火暫亦無跡本無自性故名經云內
空清淨故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爲緣所生
諸受清淨色界乃至眼觸眼觸爲緣所生諸受清淨
故一切智智清淨故云一切聖賢如電拂也
假使鐵輪至終不失
琪注假使鐵輪頂上旋者備曰二十八住鐵盤
所修行力有一魔王謂菩薩言汝當退位若
不退我當飛熱鐵輪旋汝頂上碎汝形體猶如
亭十三
二十四
微塵爾時菩薩以定慧圓明不思議力故不失
其位時諸魔衆返自退伏菩薩定慧而愈增明
故曰定慧圓明終不失矣
日可冷至壞真說
琪注日性本熱寧可說冷月性本冷寧可說熱
固知衆魔不能壞真說也如來說法魔宮振動
邪僞歸依豈能毀壞靈言耶所以曰日可冷月可
熱者大涅槃經云時阿老樓駄白世尊言日可
熱月可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今永嘉用此以
明衆魔不能毀壞般若真說也

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
北度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
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反國范蠡以謂大名
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爲人可與同患難以處
安爲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
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
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
而有之不然將加誅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
乃乘舟浮海以行終不返於是句踐表會稽山
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事實三
二十三
夷子皮
驪龍窟
雪竇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
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
又古云欲得明月珠須下蒼龍窟
大千沙界至如電拂
琪注三千大千世界在覺性之中猶如水上一
漚耳豈止大千沙界爲水上一漚盡十方虛空
在覺性之中猶如水上一漚亦如觀音菩薩所
謂圓通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

有益觸
經律異相云月城縱廣長一千九百六十里其
高亦爾樓觀方正遙見故圓二分天銀一分瑠
璃內外清徹光明遠照爲五風所持月王坐方
二十里七寶宮殿無量天神光明從衆前後導
從園池等玩如忉利天有廂編欄者一角行來
猶猶隱側故見缺又月城邊有天其色正青
衣服亦青所在之面青光照城故缺也猶若
月行稍轉向正又青色天十五日轉入月城與
王通會出長阿含經

衆象駕爲崢嶸至能排擯
璜注云菩薩所證通大乘法門衆魔天不能爲其障
礙譬若象駕爲崢嶸而進豈蟷螂小蟲而可拒其
車轍耶昔齊莊公出獵有蟷螂舉足將搏其輪
問其御者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是蟷螂也莊公
曰而以至微之力而拒大車不量其力也今乎
嘉略涉世緣以證出世聖法使令易曉而令法
流沙界敎滿龍宮時諸小聖魔衆豈能爲障爲
礙故曰誰見蟷螂能排擯也
爝火不停
莊子云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
大象不遊至於小節
璜注大乘菩薩所歷境界功德殊勝非人天所
知二乘所涉法門優劣不同欲其易明即以世
間象兔爲喻大象所遊唯大路可容非小兔微
逕可往故云大象不遊於兔逕也大悟不拘於
小節者見性之人不可以事相檢舉不可以持
犯戒律所拘其作用難以測度如高沙彌不受
戒藥山不看經等故云大悟不拘於小節也

彈偏折小
維摩經云彈偏折小歎大褒圓
効顰
莊子天運篇云師金謂顏淵曰西施病心而顰
其里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
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
挈妻子而去之矣
莫將管見至爲君決
璜注無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器中下之機卒難
銘模是以三界浩浩六道蠢蠢是空生死

經去辭如白手拔蝠在一器中啾啾亂鳴跳躍
狂鬧不知大虛之曠達以明諸小器不能發
菩提之心入大乘境界今永嘉禪師證人信之
不及護生謗論過患人撥無因果以己見之
細微謗吞天之無際是誰之過無奈了吾今為
君決者此之一句一大藏教論注不起六代祖
師讚歎有分是知從上諸聖開方便門提挈後
進放一線道路露風規來後一言莫放錯舉

【海變桑田】
葛洪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已來見
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略半
也豈復將為陵陸乎方平乃曰東海行復揚
塵耳

【後序】
【師之緒餘】
莊子讓王篇曰道之真以理身其緒餘以為國
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解云緒者殘也謂殘餘也

南明泉和尚頌證道歌事實卷第三

予素信内典而南明泉和尚頌證道歌一部尤所
留心然涉事有根蒂不能無疑越丁未歲出鎮
金城衰集禪侶請瑞龍禪老連公主法點示以擾
蒙冤因得草本於南於連公藏篋寶之庶欲鏤
板施於學者因循未遂歲戊申按行卞韓道無
任大藏分司私心喜幸然草本訛略未即下刀
因囑幹事比丘天旦俾禪伯舉上人讎校募工
業而書之簡善手而鐫之所冀
我晉陽公壽增岳峙福畜洲深塞消狼犬天掃
欃槍時和歲稔使祖燈永耀於無窮耳九月上旬

慶尚晉陜東道按察副使都官郎中全光宰誌